

复旦大学博士丛书

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

张汝伦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前 言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虽然从来都不是只有一副面孔,但作为一个时代(哲学意义上的)的哲学,却总有它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共同的基本哲学态度与立场。一个哲学时代固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流派,但若把它们同另一个哲学时代相比,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就会显示出一些共同的问题和特征,从而构成那一时代哲学的一般原则和普遍原则,构成那个哲学时代的基调。而文化发展重大转折时期哲学的基调,则不仅会回响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而且也将对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这样重大的转折迄今发生了四次,它们分别是在古希腊、中世纪、近代和本世纪。固然,这种重大转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和继承关系,但每一次转折都以向传统原则提出根本的挑战而确立了自己开创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地位。

现代西方哲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它的确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它从根本上批判、动摇乃至推翻了近代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假设,在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提出了新看法、新观点,对哲学本身的地位、功能和意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尽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必然会对现代西方哲学有种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但是,现代西方哲学致力于克服近代西方哲学所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在这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西方哲学观念有根本差别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这个事实是难以动摇的。

在每一个重大的哲学时代转折期,都会出现一些其哲学足以

代表那个时代精神方向的伟大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标志；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哲学的代表；而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则体现了近代哲学的精神。在现代，海德格尔无疑是这样的划时代的人物。虽然海德格尔在现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地位一度是相当有争议的^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怀疑他的地位和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少，而研究他的著作却越来越多。但是，在每年全世界出现的几百部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用中文写的很难找到。海德格尔的一些术语已成了知识界的时髦，但严肃认真的海德格尔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这无论如何有点愧对这位高度尊敬东方智慧的西方哲人。

并且，要了解当代西方思想，不了解海德格尔哲学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哲学深刻全面地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取向和原则，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西方哲学的传统。正如他的弟子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整个二十世纪哲学都敏锐地感到，海德格尔是秘密的“思想之王”^②。任何代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特点的观念，都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找到线索。人们可以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但无法回避他。

海德格尔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除了尼采外，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提出根本挑战的人。因此，站在西方哲学任何一种传统立场上，都无法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与他的哲学立场相当不同的施太格缪勒对这一点倒还是看得比较准的，他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能够在哲学史上引起转变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同时又包含有一种危险，即它会使人们把迄今为止的一切都看作是陈旧过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引引起思想上内在的放纵。这种哲学的全部观点

①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参看 George Steiner, *Heidegger*, London, 1978, pp11—13

② 同上，第13页。

本身包含着两种可能的反应,如果人们甚至连试都不肯试一下去和海德格尔一起实行这种转变,而是从某种被认为是牢固的立场出发去评价它,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哲学整个看来就一定会显得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绘画,至多也只是被合理化了的非理性主义的徒劳尝试。相反,如果人们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变,那就会认识一种全新的观察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非常吃惊并受它支配,以至哲学以往的全部成就都会显得陈旧过时。”^①

但另一方面,要真正理解海德格尔哲学,又必须对西方哲学的传统,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为海德格尔正是以对这个传统提出根本疑问来开始自己的独创性工作的。海德格尔又是一个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沉浸很深的人。他的哲学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他推翻或颠覆了这个传统,而在于他重新阐释和塑造了这一传统。正因为如此,他晚年在概括自己一生的工作时,只是简单地说:“主要就是阐释西方哲学。”因此,离开西方哲学及其传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对西方传统的突破和超越。

基于上述认识,我把海德格尔哲学放在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精神这双重背景下来考察,通过对海德格尔哲学一些最具独创性,也是最主要方面的研究,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取向和原则。故书名题为《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

① Wolfgang Stegmüller, Haupt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65. S. 177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现代转折.....	1
一、近代哲学的问题.....	1
二、反叛和批判.....	7
三、转折的来临.....	9
第二章 海德格尔和胡塞尔：释义学和现象学.....	17
一、海德格尔和胡塞尔.....	18
二、现象学的三个基本发现.....	21
三、胡塞尔及其现象学.....	31
四、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	40
五、现象学对海德格尔意味着什么？.....	48
第三章 本体论的复兴和更新.....	56
一、存在的问题和本体论区别.....	56
二、存在的意义.....	63
三、从传统本体论到现代本体论.....	77
四、现代宇宙论和现代本体论.....	94
第四章 重新认识人.....	103
一、人的本体论结论——此在(Dasein).....	103
二、主体和主体性概念批判.....	115
三、理解——主体和主体性概念之克服.....	126
四、超越哲学人类学.....	137
五、人道主义问题.....	145

第五章 真理的本质	155
一、《存在与时间》中的真理问题	156
二、真理的本质	160
三、艺术和真理	172
四、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	192
第六章 科学和技术的批判反思	209
一、科学的一般本质	211
二、近代科学和近代形而上学	223
三、技术的本质	237
四、科学技术和人类思想的前景	255
第七章 统一的理性和理性的统一	260
一、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	260
二、哲学新的自我认识	269
三、理性是什么	281
四、语言的意义	298
结束语	309
参考书目	311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现代转折

一、近代哲学的问题

近代哲学所产生的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推动力。

哲学史上重大转折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它除了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所致外,还必然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和思想革命的产物。近代西方哲学的产生同样如此。它和近代科学革命同时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近代科学革命推动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而近代科学思想也给近代西方哲学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要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和主要问题,必须了解近代科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

近代科学革命是由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天才的工作开始的。这些人虽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们的思想和工作却产生了重要的哲学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开普勒把天体现象的观察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精确程度,他总结出三条定律,可以据以画出行星轨道的形式,确定个别行星运行周期与它距离太阳远近的关系。哥白尼和开普勒证明地球与其他行星的运动可以用数学方式表达。伽利略觉得地球的各部分在“局部运动”中也是按数学方式运动的。他要寻找自然现象间的数学关系,但他要找的不是神秘的原因,而是要了解支配自然变化的永恒定律,不管自然的理由是人类所能了解或

不能了解的。开普勒和伽利略都已把握到自然律的概念，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就其基本的方法论上的意义而言，都毫无欠缺；不过他们还都只能以少数个别的事例来说明自然律的应用，也没有证明管辖部分事实和现实的这套自然律也能管辖全体自然界，证明这样一个宇宙真的可以通过数学知识的概念来理解。而牛顿所从事的，就是确立一套（更精确地说，唯一一套）宇宙律，并把它表达出来。这套宇宙律似乎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中得到了肯定。这样，宇宙万物的秘密似乎就此被人类理性掌握了。“自然与自然法则隐藏于黑夜，/神说：‘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真相大白。”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的诗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这样一种心情。

新的科学思想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这种新的世界观在相当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依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统一的，都是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上的环节。这个存在之链从最底层的惰性的质料一直延伸到顶层的最纯粹的天使的本质，一切客体都有同样本质的心理——物理特征，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现在，世界不再是上帝创造的那个秩序井然的“宇宙”，空间和时间延伸到无穷，中世纪封闭的世界现在成了一个无限的宇宙。目的论，最终原因说和存在统一这些古代和中世纪宇宙论的基本假设遭到了致命的攻击，人们不再去追究一个对象不可捉摸的“本质”，而只关心可观察的性质。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而现在，宇宙成了一架按照力学定律运转的巨大的机器，人被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了这台机器的观察者。虽然在十八世纪有人提出过“人是机器”的口号，并且以新的形式在本世纪的行为主义者那里得到重复，但并没有成为近代思

想的一个基本原则。相反,把人从世界中分离出来,与世界对立起来,却是近代科学和近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结果,人不复是世界的内在组成部分,不再有原来那种对于自然世界的亲近感。人面对的是一个如同怀特海所说的“僵硬、冰冷、无色、无声、死气沉沉的”自然。人与世界,心灵和自然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世界,我们的认识和知识靠得住靠不住,正确性和有效性何在,这些问题,即认识论问题,自然就成了近代哲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应该指出,这种新的世界观虽然产生了积极的成果,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直到今天还被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可是已被科学自身证明是同样任意的、精神的构造,并不必然符合客观实在,也并不比老的世界观更正确。并且,这种把人与世界分离开来的世界观,必然要导致各种相关的二元论。

伽利略就是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把事物又划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第一性质”是指质料的基本微粒的大小、形状、数量和运动速度。这些性质是客观实在的,可以对之进行科学的处理。而“第二性质”如声、色、味等则是主观的,可以还原为“第一性质”。显然,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隐含着人与世界的根本区分和分离。

与此同时,笛卡尔以哲学的形式论述了这种新的世界观所隐含的二元论。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形式,不能与之分开,灵魂与肉体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笛卡尔却认为灵魂(精神)和肉体,质料与精神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各自的属性——广延和思维也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在人那里思维和广延可以结合,但只是组合上的统一,而不是本性上的统一,但既然认识必须从“我思故我在”的那个思维之我开始,那么如何保证认识的正确性就不得不求助于经院哲学的遗产。理性分享神性,天赋观念可以帮助我们推得正确的知识。

然而，一旦“天赋观念”论遭到经验主义的致命攻击之后，主体与客体，心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认识论关系又成了一大问题。十八世纪的哲学不再把理性当作知识、原则和真理的实现，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能力。经验主义认为这种能力最终只能认识自己所产生的东西，而不是事物本身。经验主义的必然归宿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而它的本体论前提则是近代世界观所包含的物质和精神，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二元论。

但是，在近代科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怀疑论是无法接受的。康德被休谟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怀疑论，给科学奠定一个切实可靠的基础。康德的解决办法是用先验哲学把近代科学世界观所隐含的二元论进一步确定和合法化。主体所能认识的是他所整理和加工过的现象，“物自体”本身不可知。但人给自然界立的法是普遍有效的，由此获得的知识是确实可靠的，普遍必然的。然而，科学知识还不是最终实在的知识，科学知识是有效也有用的，但它处理的只是现象世界，本体的世界，实在的世界是道德判断和审美体验的领域。这两个世界不能混淆。上帝存在不能通过物理自然的事实来论证。科学证明与上帝无关。知性范畴一旦越出自己的合法范围使用就将导致二律背反。但是，虽然我们不能用纯粹理性来认识上帝、意志自由和灵魂这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实践理性来把握它们。实践理性的领域或道德领域同样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领域，虽然这种有效性与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不同。但实际上康德始终没能把“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内在沟通起来，他的《判断力批判》试图要起某种桥梁作用，但并未成功，因为康德哲学的本体论预设基本上没有走出近代科学世界观的格局。“否定知识以为信仰保留地盘”一语反映了这位哥尼斯堡的哲人徘徊在两个领域之间，熊掌和鱼无法皆得的窘境。

康德的二元论使隐含在近代科学世界观中的二分倾向变得格外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康德划分现象和本体两个领域，让纯粹

理性和实践理性各管一方的做法是无法接受，因为它违背了近代科学和启蒙思想要找到清楚、确定的最终结论的理想，也动摇了哲学本身的地位。科学可以专门研究自然界，而哲学必须把人类理性和世界统一起来。从费希特开始，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就一直致力于把康德二元论哲学所展示的分裂的理性和分裂的世界统一起来。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理性，黑格尔绝对精神，这些概念本身就表明哲学家们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统一，尤其是黑格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近代西方哲学所隐含的以人与世界，主体和客体二分为基础的种种二元分裂的倾向。他试图用他那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唯心主义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恢复哲学被近代科学动摇了的地位。然而，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来解释世界的统一，必然会使人们去追问绝对精神本身为何物，尤其当精心构思的三段论所叙述的绝对精神的运动与实在世界相对格时，更会使人对“绝对精神”的可靠性与合法性产生怀疑。

实际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不过是纯粹思维。或者我们可以说，仍然是近代西方哲学那个游离于世界之外或凌驾于世界之上的主体性。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在本体论上把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心灵与物质划分开来，对立起来之后，自然要以认识论为其主要问题。而认识论问题说穿了是围绕着主体和主体性展开的。虽然并非所有哲学家都持“我思故我在”的立场，但既然自然科学已经昭示人们，自然要靠人运用理性去把握，那么主体和主体性显然是讨论认识 and 知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而科学的进步和成功则无疑会使理性的力量在人的心目中无限增长。此外，西方把人定义为“理性的生物”的传统也对近代西方哲学把以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基础的理性作为主体性的主要内容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康德的先验哲学明确划清了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的界限，最终确立了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基本内容。而主体和主体性概念也随着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奠定了

它们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中心地位。

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经过康德先验化之后,已不再是狭窄的个体自我的意识和思维,而是先验普遍的意识 and 理性能力。它摆脱了个体自我思维的偶然性和心理因素,成了一种普遍必然的、能动的理性力量。它既不等于个人的主观意识,又不同于客观世界,但却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将它本体化、绝对化后,便可作为解决康德二元论的一条必然途径。无论是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理性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虽然都标榜包括了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世界二者,并且,作为绝对自我运动是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世界的根源和本原,然而如果追根究底地分析的话,它们的实质仍只是近代哲学传统的那个主体性。康德区分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向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本体化和绝对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没有康德的先验哲学,就不会有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从表面上看,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把“绝对自我”,“绝对理性”和“绝对精神”作为最高的本原似乎在本体论立场上与康德有根本的不同。但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最高本原不过是近代哲学传统的主体性概念的本体化,绝对化和能动化而已,黑格尔的“实体就是主体”这个命题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这个主体性概念本身是近代科学世界观所隐含的人与世界分离,主客体二分的本体论预设的产物,尽管它在近代西方哲学三百年的历史中有发展和修正,但它本身的本体论预设并未改变,它以意识和理性为其基本内容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哲学大师们可以把它作为超越和包容对立的主客体的原则,但仍改变不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把主体和客体共同还原为绝对的精神和绝对的主体性固然可以人为地勾勒出一个煞费苦心的统一的宇宙图式,但却不能满意地解释客观的事实。所以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不久便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

二、反叛和批判

随着精确科学的发展,人们对黑格尔主义产生了反动,十八世纪的自然主义在实证主义和实在论那里获得压倒一切的新的动力。实证主义和实在论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梦想,根本经不起实在和经验的检验。哲学应该从经验和科学的一般概念开始,而不是从形而上学的原则开始。

马克思从他革命的哲学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深刻的、致命的、历史性的批判,因为这一点大家早已了解,这里就不多说了。

克尔凯郭尔从生存论的角度对黑格尔提出了批判。克尔凯尔反对黑格尔把一切事物。尤其是个人看作是绝对精神逻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反对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包罗万象的抽象理性来吞没个人存在。人的生存不是一种现实性而是一种可能性,它不在于概念而在于个人。个人意志比认识更根本。抽象知识和理性不能解决宗教和道德问题。不能以此来决定独一无二的、有限的人类生存。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味着在他看来黑格尔并没有能统一康德所划分的事实和价值,也就是知识和道德两个领域。

事实也正是这样,用主观理性来作世界统一的基础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人的主观理性并非是最基本的东西,近代西方哲学用主体性和主观理性来把握世界的理性主义传统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没有看到主观理性本身的局限。当叔本华把意志作为比理性和意识更为基本的一个因素提出时,实际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意志既是世界的本原,又是自我和主体的本质。意志是前理性、前意识的东西,它统率知性和理性,驱动它们,支配它们。显然,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大大

动摇了以主观意识和理性为其基本内容的主体性概念。

但是,对传统的意识、理性和主体性概念予以致命打击的,则是尼采和弗洛伊德。尼采认为世界不能还原为理性和绝对精神。世界是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海洋。归根结底,世界就是权力意志。这决不是主观意识或生理上的意欲,而是充盈宇宙万物的生成的本原。它才是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真正统一的基础。自然规律和人类规律都只是它的表现,它在自然和历史中起最终的作用。因果律只是我们给予权力的意志的一个名称。权力意志构成了人的存在,它使理性或意识可能。意识不是最基本的,也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意识决不是自我意识,所谓一个自我的意识只是相对于一个本身不是意识的自我而言的。尼采清楚地看到:“我们到了节制意识的阶段。”^①也就是说,意识的根源不在自身,它也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意识自身。意识要受无意识,归根结底,要受权力意志支配。知识意志与权力意志是同一的。所谓“我思故我在”的思维的我,或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不过是“哲学家的谎言”,尽管没有它们生活是不可能的。而主体和客体,真实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对立只是语法的对立。追求黑白分明的知识,追求认识论上的确定性,只是一种道德的天真。这样,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尼采撕去了‘我’的一张又一张面具,直到不再有面具剩下,也不再有我。”^②不仅近代西方哲学传统赋予主体性的中心地位成了极大的问题,而且主体性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

弗洛伊德的理论则彻底摧毁了主体,理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神话,改变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人自身的看法,进一步加深了近代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支柱——主体性概念的危机。弗洛伊德深刻地揭示了理性和意识后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基本、更从本质上

①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676

②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hereafter, PH) Berkely, 1976, P116

决定和形成人的一切行为的领域——无意识领域。那个以健全的理性为其主要内容的主体并非是决定一切，处于世界中心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相反，它的一切活动，包括理性思维和创造活动，都可以最终还原为利比多——性欲本能。自我不是思想的主体，而是欲望的对象，自我和意识并非完全一致，它们之间不能划等号，纯粹理性的自我根本不存在。弗洛伊德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人就有人定义“理性的生物”。近代科学和启蒙思想更是认为意识和理性是我们人理解世界，利用自然的唯一手段。也正是凭着理性似乎无所不能的力量，人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切的中心。然而，也正是科学剥夺了理性和意识至高无上的特权。作为自我意识和理性的主体是一切的中心的观念被弗洛伊德推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向人们指出，虽然一切看起来的确如此，也只能如此，其实却不然。正如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一样，自我也是围绕着另外一个隐藏的实在旋转，那就是无意识。弗洛伊德发现，中心化了的主体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使主体非中心化，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并非是一切的中心。

在此之前，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动力不是个人，而是由各种历史的阶级关系确定的理论，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概念的错误。这样，一方面，由于近代西方思想错误地把人与世界相分离，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近代西方哲学就陷入了主体能否认识客体，如何认识客体这样前提错误，从而在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的泥坑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一些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及理论前提之错误的揭露和批判，使近代西方哲学所面临的危机暴露无遗。

三、转折的来临

与此同时，近代科学也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危机。近代科学的危

机间接地进一步加深了近代哲学的危机。

从近代科学革命开始,科学技术一直在飞速发展,造福人类,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电灯、唱机、汽车等的发明,科学和科学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中心地位。对科学的信仰使人们误把某一时期的科学思维模式作为天经地义,永世不移的科学模式来崇拜,称雄一时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即源出于此。但是,常识的科学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近代世界观却在十九世纪末开始遭到了根本的动摇。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实在是由物质实体组成的。原子是小小的圆球;物质客体在人类经验所熟悉的时空领域和时间世界中活动,存在着客观的时空;所有的实体都服从同样的科学“规律”,如牛顿的运动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宇宙被看成是一架大机器,由处于动力关系中的物理实体组成。然而,人们这时却从科学家的嘴里听到一切都靠不住。原子中的电子就不服从牛顿的定律。没有客观的时空,时间和空间只相对于任意的标准,而作为整体的宇宙不存在客观的标准。二百多年来作为物理学之基础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显然并不准确,只适用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宇宙并不是一架机器,时间、空间和物质只是人心的虚构。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只是在地球的范围之内才是真的;而在外层空间,有其他建立在不同的物理假设上的几何学,同样是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加诸纯粹数学的客观确定性的性质似乎也消失在相对性中了。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中指出,引力不是“力”。这些都大大违反了人们建立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常识。量子论的出现更彻底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某些信念。1901年普朗克提出了“量子论”,主张能量辐射不是连续的,而是像物质一样,只能按个别的单元体或原子来处理。这些单元的吸收和发射服从在物理学与物理化学的其他分支中早已广泛使用的概率原理。作为物质微粒的电子并不像日常世界的普通物体那样活动。爱因斯坦、海森堡和德布罗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电子具

有波粒二象性。此外,因为观察电子必须用电子,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观察电子,而只能推断它们的性质。这说明科学也有人类知识永远无法超越的局限。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也说明了这种情况。英国科学家詹姆斯·琼斯在他的《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用如下六个命题总结了量子理论的逻辑结论:(1)自然的一致消失了;(2)外部世界的精确知识不可能;(3)自然的进程不可能在一个时空构架充分表现;(4)主体和客体的截然划分不再可能;(5)因果性失去其意义;(6)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因果律,也在现象世界之外,非我们所能达到。这六条结论几乎都是针对近代形成的世界观,因而也是针对近代西方哲学最基本的假设的。现代科学的兴起,使人们再也不能抱着旧科学影响下产生的基本假设,心安理得地在原来的思维道路上徘徊不前了。近代西方哲学在近三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在现代科学革命的观照下显示出有根本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必须有哲学上的一个根本转折。

在上世纪与本世纪的世纪之交时,在西方还出现了一个标志着文化思潮大转折的现象,这就是西方文艺对传统的反叛。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都出现了所谓现代主义,对传统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一概藐视,弃之如敝屣,非圣无法,无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还是在文艺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一反西方艺术几千年传统的大胆设想和尝试。西方现代派文艺尽管五花八门,种类庞杂,理论和艺术的侧重点很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形而上学前提,就是都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不仅是冷冰冰的自然界,而且还有一个比外在可见世界更深的层次和领域,对于人生来说,这个领域也许更为根本和重要。但是,这个领域靠纯粹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是无法窥其堂奥的,必须通过直觉、想象和创造力,以诗歌、神话、艺术等形式接近和再现这个领域,近代科学的思维模式限制了人的视野和存在范围,使人生的意义越来越单调,而艺术则要重新打开人内在的眼睛,让他看到更多更丰富的东西,更深刻地理解自己